

欧洲十大
犯罪推理小说家
作品系列

寒城疑云

ARCTIC CHILL

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

汪桂芬 译

新华出版社

寒城疑云

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

汪桂芬 译

ARCTIC
CHILL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寒城疑云 / (冰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著; 汪桂芬译.

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12

书名原文: Arctic Chill

ISBN 978-7-5166-3742-5

I. ①寒… II. ①阿… 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冰岛-现代

IV. ①I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515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185

Arctic Chill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Copyright © 2005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Bernard Scudder and Victoria Cribb 2008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寒城疑云

作者: 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译者: 汪桂芬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李瑞瑞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 100040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排: 臻美书装

印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mm × 210mm 1/32

印张: 11

字数: 235千字

版次: 2017年12月第一版

印次: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3742-5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不
到
最
后
·
没
有
真
相

猜出这个男孩的年龄不难，但要弄清楚他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却没那么容易。

他们推测这个男孩十岁左右。他穿着灰色带有帽子的厚滑雪衫，敞着拉链，配一条军装样式的迷彩裤。书包还背在身上，一只脚上的靴子掉了，露出的袜子上还有一个洞，一个脚趾从洞里戳了出来。男孩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戴帽子，黑色的头发已经结冰。他趴在地上，一侧的脸颊朝着他们。他们看见他那暗淡绝望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这个冰冷的世界。他身下流出一摊血，现已凝固成块了。

埃琳博格半跪在孩子身旁。

“哦，天啊，”她低声哀叹道，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

她伸出手，似乎想去触碰男孩的身体。男孩看上去就像躺在地上休息一样。她难以控制自己，不愿相信眼前的这一切。

“别动他！”埃伦迪尔镇静地说，他和西于聚尔·奥利正站

在一旁。

“他一定冷极了。”埃琳博格喃喃自语道，收回了手，慢慢站起身来。

这是一月中旬。这个冬天，天气一直很温和，可是到新年的时候，气温开始骤降。此时，整个大地已经坚冰覆盖，凛冽的北风在一幢幢公寓间咆哮呼喊。地面铺着厚厚的一层雪，每阵风吹过，雪地就如细浪般起起伏伏，一层层涟漪四处传开，激起的细小雪粒在空中飞旋。寒风从北极圈一路南下，吹打着人们的脸庞，穿透了衣服，刺进了骨髓。埃伦迪尔把手深深插进大衣口袋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尽管才刚到下午四点，天空却浓云密布，暗了下来。

“怎么会有人给孩子穿军用迷彩服？”他问。

他们三个人都弓着腰站在孩子身旁。警车上的蓝色警灯照亮了周围的住宅和公寓楼，引来了几位路人。第一批记者已经到达，刑侦取证专家们在案件现场拍摄着，相机的闪光灯与蓝色警灯此起彼伏地闪烁着。他们在纸上勾勒出男孩倒下区域的大体布局和当时周围的场景，这是他们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。

“这种迷彩裤眼下正流行呢。”埃琳博格说。

“你觉得这有些不对劲儿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问道，“孩子们穿着这种裤子？”

“我不了解。”埃伦迪尔说。停顿了一会儿，他又补充道：“感觉有点怪。”

他抬头看了看旁边的公寓。人们不顾寒冷，正站在阳台上观望；也有一些站在屋子里，透过窗子往外看。不过，大部分人仍在工作地点，还没回家，那些窗户都是暗的，还没亮灯。警察得

进入这幢公寓楼向居民们了解情况。发现这个小男孩的目击者说，这孩子就住在这幢公寓楼里。或许这小男孩独自在家，不慎从阳台上跌落了下来。这样的话，这事便会被记录成一次意外事故。埃伦迪尔宁愿接受这一推论，也不愿意相信这孩子是被谋杀的——他无法循着这一残忍的想法往下想。

他审视了周围一圈。公寓后面的花园没有人打理，中间有一片碎石地，是一个小操场。操场上有两架秋千，其中一架已经破旧不堪，秋千座椅垮了一半，垂到地上，在风中来回打转儿；还有一副破败的滑梯，能看得出原先的红油漆，但现在却是锈迹斑斑；旁边有一个简易的跷跷板，座椅是用木头块做的，一头冻结在地上，另一头昂立在空中，像一门大炮的炮筒。

“我们得找到他的另一只靴子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

他们三个都盯着那只带有破洞的袜子。

“不该发生这种事啊！”埃琳博格叹道。

警探们正在花园里寻找脚印，但夜幕降临，他们在结了冰的地面上也看不清太多。花园地面上覆盖的冰层很光滑，只有三两丛草戳破了冰层露了出来。该区的卫生官员证实男孩已经死亡，他找了个觉得背风的位置站着，准备点一支烟。他不能确定孩子的具体死亡时间，推测可能是在过去的一小时内。他解释说，法医会根据霜冻程度和体温的相关关系来计算出确切的死亡时间。他初步判断，死亡原因不明。他抬头看着那幢阴暗的公寓，说可能是跌落身亡的吧。

尸体没有人动过。法医已经在路上，正往这里赶来，只要有可能，他总是亲赴案发现场，同警方一起检查周围环境。聚集在

街角的人群越来越多，拍照的闪光灯把躺在那儿的男孩的尸体照得清清楚楚，人们都看得见，这让埃伦迪尔颇为担心。路过的车辆都减速慢行，车里的人都被这场景吸引着。警察架起了一个小探照灯，便于进一步仔细地检查案发现场。埃伦迪尔告诉警务人员封锁案发区域。

从花园往上看，楼上没有一扇门是朝着男孩可能跌落的阳台开着的，窗户也都紧闭着。就冰岛而言，这算是一幢大型公寓，六层高，四个楼梯。房屋年久失修，阳台上的金属围栏都生锈了。墙上刷的涂层已经黯然褪色，有些墙面已脱落，露出了里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。从埃伦迪尔站着的地方望去，两户人家的客厅窗户玻璃上都有一个大裂口。没人费心去换掉它们。

“你觉得这会是一起种族歧视案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问道，低头看着这男孩的尸体。

“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。”埃伦迪尔说。

“当时，他会不会在攀爬墙面呢？”埃琳博格一边问着，一边抬头望着公寓大楼。

“孩子们总会做些我们大人们想不到的事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回应道。

“我们需要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两个阳台之间攀爬。”埃伦迪尔说。

“你觉得他是哪里人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有些疑惑。

“看上去像亚洲人。”埃琳博格说。

“可能来自泰国、菲律宾，或者越南、韩国，也可能是日本、中国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道。

“在确认他的身份之前，难道不应该把他看成冰岛人吗？”埃伦迪尔说。

他们三人在冷风中沉默着，看着飘飞的雪花逐渐堆积在男孩周围。埃伦迪尔看了眼警车旁边好奇的围观者，然后脱下外套，盖在了男孩身上。

“可以这样做吗？”埃琳博格朝调查取证的那几个人看了一眼，问道。根据法律程序，没有得到取证人员的准许，他们甚至都不应该站在尸体旁。

“不知道。”埃伦迪尔说。

“这不符合职业规范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

“没人报警男孩失踪吗？”埃伦迪尔没理会他的话，接着问道，“也没有人查询十岁左右男孩走失的事？”

“在赶来的路上我都查过了，”埃琳博格说，“警察还没有接到任何这类消息。”

埃伦迪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外套，觉得有些冷。

“发现这孩子的人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在一个楼道里找到了他，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，“他正在等我们。他用手机报的案，现在每个孩子都有手机。他说他放学回家抄近道穿过花园时偶然发现了这男孩的尸体。”

“我要跟他谈一谈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你去问一问他们，能否找到男孩在花园中的行走路线。如果他当时在流血，很可能会留下痕迹。或许，并不是坠楼致死的。”

“那不是调查取证组的事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小声嘟囔了一句，但埃伦迪尔没理会他。

“看上去他不像是在花园里遭到袭击的。”埃琳博格说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去找找他掉的那只靴子吧。”埃伦迪尔说着走开了。

“那个发现他的男孩……”西于聚尔·奥利开口说。

“嗯？”埃伦迪尔应声，转过身来。

“他也……”西于聚尔·奥利有些迟疑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也是一个外来移民的孩子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

*

那个报案的男孩就坐在公寓楼梯的台阶上，旁边坐着一名女警察。他提着一个装有运动用品的黄色塑料袋，两眼狐疑地看着埃伦迪尔。警察没有让他在警车里等，以免让人以为他与小男孩的死有什么牵连，于是有人建议就让他楼道里等着。

楼道里很脏。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空中弥漫，还混杂着香烟味和公寓住户做菜的气味。地上铺着破旧的油毡毯，墙上画着涂鸦，但埃伦迪尔看不出画的是什么。男孩的父母还没下班，不过已经收到了警方的通知。男孩有着深色皮肤，洁白的皓齿，一头乌黑的直发。他刚淋浴完，发梢还有些潮湿，穿着厚滑雪衫和牛仔裤，手上拿着一顶羊毛帽子。

“天气真冷。”埃伦迪尔搓了搓手，说道。

男孩沉默不语。

埃伦迪尔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男孩说他叫斯特凡，今年十三岁，从他记事起就住在前面的那幢楼里。他说他妈妈是菲律宾人。

“发现那个男孩时，你一定吓坏了吧？”埃伦迪尔沉默了好

一阵后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认识他吗？你认出他是谁了吗？”

斯特凡已经告诉了警方那男孩的名字和住址。死者就住在这些公寓里，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单元楼。警察正试图联系死者的父母。斯特凡只知道那男孩的妈妈是做巧克力的，他还有一个哥哥。他说自己和那男孩并不是特别熟悉，也不了解他哥哥，他们家是最近才搬到这里来的。

“他叫埃利，”男孩说，“埃利亚斯。”

“你发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是。我摇了摇他，他没反应。”

“所以你就给我们打电话了？”埃伦迪尔说道，觉得自己应该安慰安慰这个孩子。“你做得对，非常好。你刚说他妈妈是做巧克力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在巧克力工厂上班。”

“你觉得埃利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还认识他其他的朋友吗？”

“不算认识。”

“你摇了摇他之后，还做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做，”男孩说，“就是给警察打了电话。”

“你知道警察局的电话号码？”

“嗯。我每天一个人放学回家，妈妈很担心我，她……”

“她怎么啦？”

“她总是叮嘱我给警察打电话，一旦……”

“一旦什么？”

“一旦有任何危险。”

“你认为埃利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在冰岛出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也是在冰岛出生的？你知道吗？”

男孩刚才一直低头看着地上的油毡毯，现在他抬头看着埃伦迪尔。

“是的。”他回答道。

前门突然开了，埃琳博格被风刮了进来。一扇薄薄的玻璃门把台阶与楼房入口隔开，埃伦迪尔看到埃琳博格把他的大衣带了过来，便微笑着告诉男孩稍后再聊，然后起身，朝埃琳博格走了过去。

“要知道，没有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，或者儿童权益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在场，你不能盘问他。”她把外套递给他时，语气严厉地说道。

“我不是在盘问他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只是大体了解一下情况。”他看了看他的外套，接着问道：“尸体已经搬走了？”

“正运往停尸房，不是坠楼，他们找到了一个线索。”

埃伦迪尔的脸痛苦地抽动了一下。

“那孩子是从西边进入花园的，”埃琳博格说道，“那有一条路，原来是有路灯的。但一位居民说，那里只有一个路灯杆，而且灯

泡还总被砸坏。小男孩是翻过栅栏进入花园的，我们在那儿发现了血迹。他掉的靴子还在那儿，可能是翻的时候掉的。”

埃琳博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有人用刀捅了他，”她说，“他可能死于刺伤，刀是从腹部刺入的，所以他身下有一大摊血，血几乎是一流出来就凝固了。”

埃琳博格说到这里陷入了沉默。

“他可能正要回家。”她终于开口说。

“能追踪到他被刀捅伤的地方吗？”

“正在侦查。”

“联系上他的父母了吗？”

“他母亲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名字叫苏妮，泰国人。我们还没有告诉她出了什么事，太可怕了。”

“你去陪陪她吧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孩子父亲呢？”

“还不清楚，公寓的入户对讲机联系簿上显示有三个名字，有一个名字看着像尼冉。”

“我了解到他还有一个哥哥。”埃伦迪尔说。

他替她拉开门，两人一起朝外走进了呼啸的北风里。埃琳博格等待着男孩的母亲，好带她去停尸房看自己的孩子。一名警察陪同斯特凡回家，并会在他家里询问、记录斯特凡陈述的情况。埃伦迪尔穿上大衣，返回花园。男孩倒下的那块草地已经被染成暗红色的了。

我被击倒，坠落大地之上。

这句古老的诗句浮现在了埃伦迪尔的脑海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尸体刚躺过的那一小块地方，陷入了沉思。沉默良久后，他最

后看了一眼阴郁的狭长公寓楼，然后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前行，来到儿童娱乐场，一只手抓住滑梯冰冷的铁柱时立即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流爬上胳膊。

我被击倒，坠落大地之上，
寒冷冰冻，我挣脱无望……

埃琳博格陪着小男孩的母亲前往巴隆斯提格停尸房。她个子不高，玲珑娇小，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脸颊圆润，挺面善，浓密乌黑的头发扎成一把马尾。她辛劳了一整天，看起来疲惫不堪。警察了解到她工作的地址，派了两名警员前去接她。他们费了好一会儿工夫向她解释情况，然后带上她一起开车来到事发的公寓楼前找埃琳博格。一番交流后，他们意识到还需要一名泰语翻译。一位警察联系上了多元文化中心，中心表示会派一位女译员到停尸房跟他们汇合。

埃琳博格和孩子母亲到达目的地时，译员还没赶到。埃琳博格陪着她径直走进停尸房，法医正等着他们。这位母亲看到儿子的尸体，一下子就失声痛哭起来，瘫倒在埃琳博格的怀中，用自己的母语哭天喊地。这时，译员走了进来，是一个和那位母亲年纪相仿的冰岛女人。她和埃琳博格一起尽力安慰着孩子的母亲。埃琳博格觉察出这两个女人以前就相识。译员尽量用舒缓的话语

安慰孩子的母亲，但这位母亲由于悲恸和无助失去了理智，挣扎着扑到男孩身上，扯着喉咙哭喊着。

最后，她们终于将她拉出了停尸房，带到警车里，直接送她回家了。埃琳博格告诉译员，在这悲痛的时刻，那位母亲需要一个亲密、信赖的家人或朋友陪在她身边。译员照着跟这位母亲说了，但她什么话也没说。

埃琳博格向译员说明了发现埃利亚斯的经过，当时他在公寓楼后花园的位置，又讲述了警方目前的调查，让她将这些译给这位母亲听。

“她有个弟弟在冰岛，”译员说，“我会联系他的。”

“你认识这个女人？”埃琳博格问道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你在泰国待过？”

“对，待过好几年，”她说，“当年做交换生的时候第一次去的那里。”

译员说自己名叫古蕾。她身材纤瘦，个头矮小，一头黑发，戴着一副大眼镜，黑色大衣里穿着一件厚毛衣和一条牛仔裤，肩上配着一条白色的羊毛披肩。

一行人回到公寓，孩子母亲要求去看看儿子被发现的地方，于是她们带她去了花园。那儿早已一片漆黑，警察架了灯并封锁了整个区域。谋杀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埃琳博格注意到，靠公寓墙边摆放了两束鲜花，还有一群人渐渐聚集在警车附近，默默地在一旁观望着。

孩子的母亲穿过了警戒线。穿白色工服的取证人员这时都停

下手头的工作，望着她。很快，她就到了发现儿子倒下的地方，译员古蕾站在一旁。她跪了下去，双手掌伏在地上，哀伤地哭了起来。

埃伦迪尔从漆黑处出现了，望着那悲伤的母亲。

“我们应该去她的公寓看看。”他对埃琳博格说。埃琳博格点了点头。

他们在寒风里站了好一会儿，等待着那两个女人，最后跟着她们走出了花园，朝孩子母亲所住的单元楼走去。埃琳博格向孩子母亲介绍了埃伦迪尔，说他是参与调查她儿子之死的警探。

“也许你现在还不想说话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但事实是，我们越早获取信息越好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就越难找到凶手。”

埃伦迪尔停下来，好让古蕾翻译。他正要继续讲的时候，这位母亲看着他，嘴里用泰语说着些什么。

“是谁干的？”古蕾立刻翻译道。

“我们还不知道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我们一定会查出来的。”孩子母亲转向古蕾，一脸焦虑地继续说着。

“她还有一个儿子。她很担心他。”古蕾说。

“她知道他在哪里吗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不知道，”古蕾说，“他们俩应该差不多同时放学。”

“他是哥哥吗？”

“对，大五岁。”古蕾说。

“那么他今年就……”

“十五岁了。”

孩子母亲急忙冲上了楼梯，跑在他们前面，一直到四层才停下。